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一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九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

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乗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

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濟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産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

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

河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為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二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

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廹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内出錢數十萬貫糴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

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貼黄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

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如此乃巻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為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

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為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為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修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没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蕺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

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糴常平米雖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以往若得淫雨稍止即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

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合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㪷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

一㪷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
吏親被聖㫖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爲詞更不收糴
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
却使指準前年朝㫖所撥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內
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
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
相兼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
久已樁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

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畢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為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無可兌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

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别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

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黄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黄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税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覆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

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

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

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錬不成而止臣緣此懼

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别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覺知先

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

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

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
別致患禍又縁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
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
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
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
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
敢望如先帝之赦臣子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
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葢攻積獘事不獲已陛下

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嫉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

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栁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

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邉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

使黨人猜疑别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寛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宫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葢上清儲祥宫將欲了畢合用修宫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

請者

一竊見上清宫元係太宗皇帝剏建於慶歴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

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宫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葢至

元祐中蒙内出錢物修葢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

錢物并今來内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
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宫因依及二聖賜錢修
葢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
於體為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為碑為
記乞降指揮
一准勑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

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葢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

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滛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逺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歳特甚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

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泥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茸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

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于舊橋外别為千橋橋𦂳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

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録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

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横

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伍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伍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紿官中以廢去伍堰伍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盖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

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荊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叅究得之既不詳攷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伍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伍堰則首也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伍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

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伍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葢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伍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伍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

一二欲具驗之閲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葢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葢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茍卒歸予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

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

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伍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

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葢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

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洪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洪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

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一曰碑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碶

㪷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隂之民田民居矣昔熈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 𨊠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隂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甞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㪷門泄水北下江隂大江雖三尺

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㮚柰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䝉耶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凾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葢古之所創涇凾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凾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凾管但凾管之中皆泥沙以

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伍堰茅山薛步山

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益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吴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户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搆胥吏皆柅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

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
又為彼豪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由來他州
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熈寧
八年嵗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
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
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
湖寛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
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

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葢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税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縁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㟁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時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

昨熈寧間撿正張諤命屬吏殷丞劉懿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懿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懿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懿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葢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

有之葢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絶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葢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葢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

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㪷門石碶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昨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

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

通某縣某處侯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纎悉若視於指
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
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
税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税利國
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税不為難
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户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
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
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

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鍔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葢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與功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

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㪷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葢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户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

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荻𦬊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濱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録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濱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

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末畢溝港以故須同日决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葢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寜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放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甞堙塞故運河之水甞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

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葢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

河之水今也置橋𢊍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𢊍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葢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畆或五百畆為一圩葢古之人停

瀦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葢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

謀嘗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令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

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予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甞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

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益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黄其圖畫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

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㪷門一十四所用石碶并築堤管

水入江

一次開茭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今長塘湖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𨷖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

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

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澱塞堰埭低狹
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
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
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
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
存二堰者葢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
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
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

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税如前之利此伍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

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荅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茍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東坡全集卷五十九

謹案卷五十八第五頁前五行諸非廣州市舶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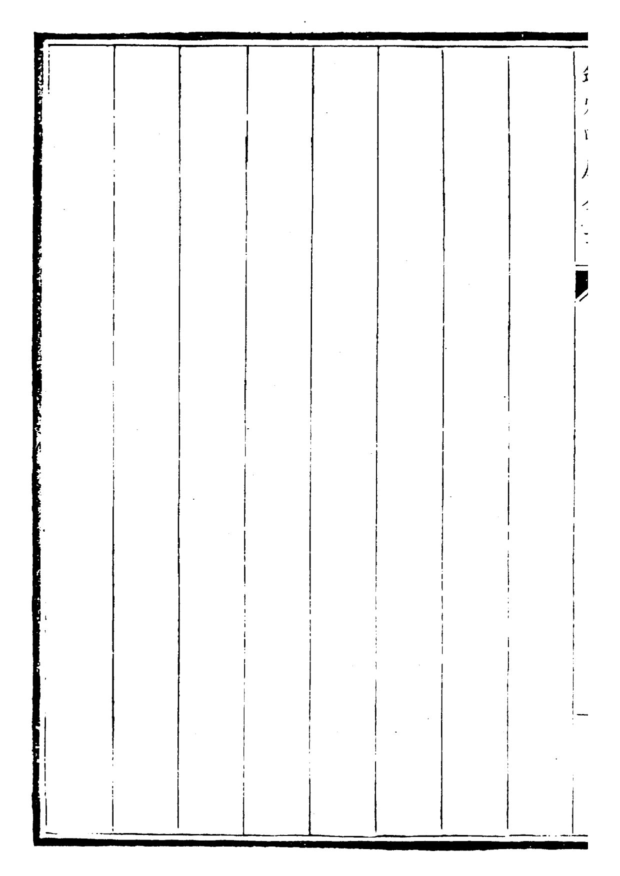
刊本舶訛船據前後文改

卷五十九第一頁前五行元祐六年刊本祐訛符

今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溧陽縣之上有伍堰者刊本伍

訛五按伍堰以伍子胥得名應作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六十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三首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葢為光曾為亡母

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葢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别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静為福人臣以和

睫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静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縁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尤

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惷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

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奬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黄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

又貼黄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

不細矣

又貼黄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

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

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為有只

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

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据拾似此

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如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

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

如今日因臣親嬿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旣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

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

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栰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熈寧臣聞熈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

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廵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葢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絶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絶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殍葢亦有限

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糴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糴人情洶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内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内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糴賣不管少有

闕絶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絶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

郡糴米直至明年七月中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趍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㪷七十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糴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

不切遵禀之罪朝廷未甞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乞櫂用程遵彦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静之士雖有過

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

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

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顔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顔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

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茍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

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僶俛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廻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

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遹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惷無狀常

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畧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

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駮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旣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

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
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
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
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
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
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
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
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

秦覯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遹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遹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畧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畧無一言乎臣又語遹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遹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

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為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别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輙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

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個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益將老

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題詩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中内三件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陂鎮以西地頗里下之處難為開淘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横出之患所是田間横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啓閉甚無妨也

輒令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貫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别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輒令看詳議者欲與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

綱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
提刑李寀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附會其説而已别無
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
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
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税爲永業或租佃耕種

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産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道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彌横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户别無詞説兼亦陂塘既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费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

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産業不知几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輙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畒及起税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既决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其李容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輙見行相驗别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别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内諸水但

遇淮水漲溢頼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横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歴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頼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頼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

貼黄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頼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為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為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頼間

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頴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又欲移之於頴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頴欲使頴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頴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頴州則頴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頴州北高南下今頴河行於南八丈溝行於北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

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為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與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

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為可開
曾肇陸佃朱勃以為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
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
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
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
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
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
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

訖所有逐窐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凟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頴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

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

貼黄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攄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

兼肴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黄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過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

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為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黄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内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内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横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濶二十餘里今量濶

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黄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乃是適意欲淮面之濶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濶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頴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厓溝之類皆可以回

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内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為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為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

知之適等不必具就下而必具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頼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頼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頼河而漲後頼河而落方頼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頼河已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創開六處計

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内又省驗得地性踈惡合用稍椿土薄水淺地脉沮洳開末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填車水與功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深溝面隨濶則邉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

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内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為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

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户妄生異議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遵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緣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閑糶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為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羅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臯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内當來牓内只說欄截羅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悞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録朱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

州固始縣并朱臯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㪷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絶少斛㪷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㪷行人楊佶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佶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粳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勑諸興販斛㪷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

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為官糴上供粳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納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㪷不肯出糴致餓損人户為害不少令來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人户必致失所伏乞備錄

臣奏及聞坐敕條指揮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販斛㪷過淮并勘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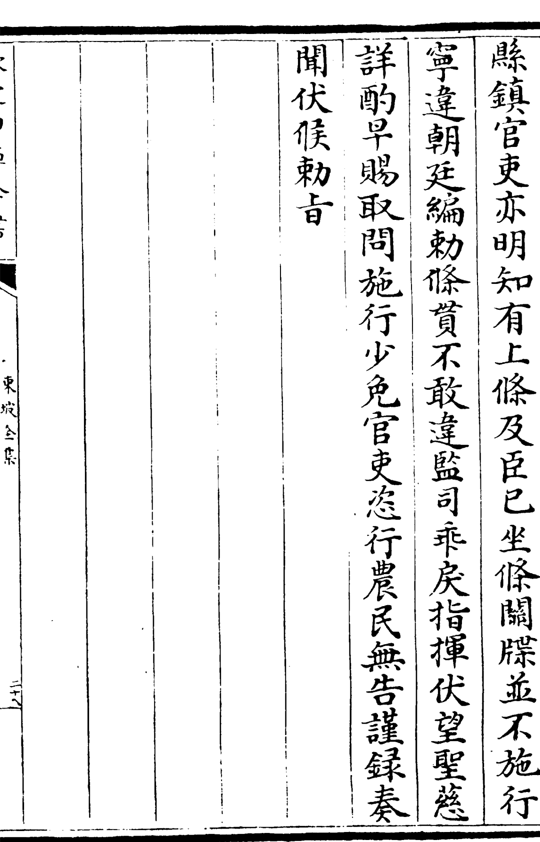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為光州固始縣朱臯鎮官吏違條禁止本

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
楊佶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
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
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
仍乞勘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
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臯
鎮等處放行斛㪷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
朱臯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

揮出牓云如有細民過渡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拽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所捉到米數却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糶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方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爲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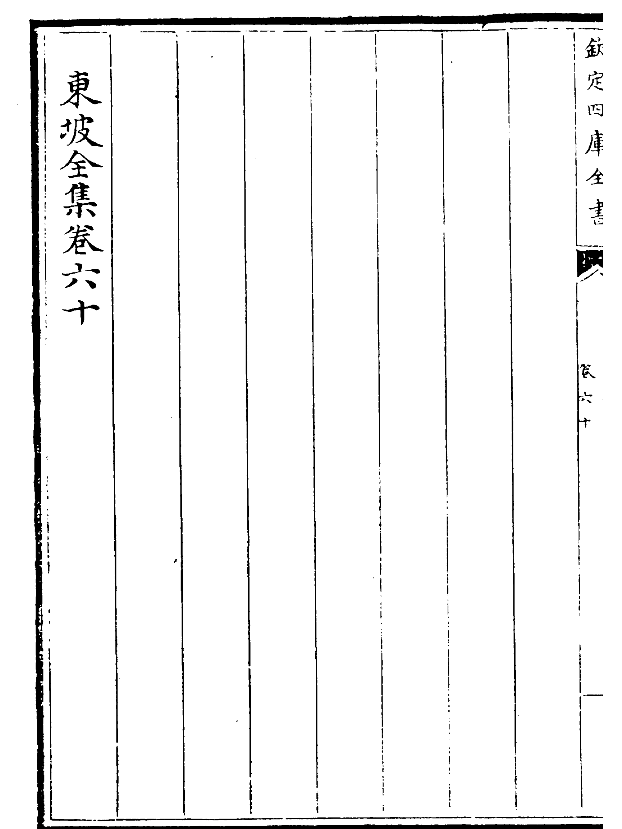
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臯鎮立賞勾攔不令過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戸皆言有田在光州界内今年為𩔖州米貴各令人於本庄取米納稅供家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敕條明出牓示禁絶隣路餱糧即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條立賞閉糴驚動人戸激成災傷之勢熈寧中張能沈

起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
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令來淮西提刑既欲收糴官米自
合依市直立定優價則人户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
乃明出牓示嚴刑重賞令人提搜勾攔收糴顯是強買
人物為國歛怨無甚於此况提刑司明知編勑雖遇災
傷不得禁止販賣斛㪷乃敢公出牓示立賞禁絶淮南
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絶其餱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户本
家庄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



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寧違朝廷編勑條貫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東坡全集卷六十